

口述歷史

見證F-104戰機換裝與訓練

李作復口述
馮瑞玉記錄

父親一生服務空軍，與母親養育兄弟六人，當年隨空軍部隊來臺，備嘗艱險，兄弟先後成長茁壯。民國五十二年我與劉必遂女士結婚，育有兩子，長子光正服務空軍，次子光敏服務海軍，兩人均官拜中校；退役後在臺北市政府擔任兵役處處長四年，退休後在家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

從軍經過及軍旅生涯

從軍當時國家正處於危急之秋，中共處心積慮的攻占臺、澎、金、馬，有感於沒有國那有家，乃毅然投筆從戎，原本考入陸軍官校二十七期，加上父親服務空軍，從小耳濡目染下，也很仰慕萬里長空翱翔之飛行生涯，終於民國四十五年，考入空軍官校四十一期，於民國四十八年五月畢業，期間經



李作復先生接受訪問時留影。

歷了「八二三」砲戰，僥倖能通過試乘而畢業。試乘前後約十梯次，總共達五百五十人次以上，過程十分嚴格。最後畢業的才四十四位同學；當時受訓分初級組、高級組、戰鬥組三個階段，入伍在東港空軍預校，初級在虎尾飛F-104型機，高級組則飛AT-6型機，戰鬥組換飛F-33型噴射機。民國四十七年受臺海空戰影響停止飛行，本期同學分成八個英語訓練班，準備赴美繼續受訓，後來空戰停止，才在岡山復飛，到了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六日畢業。

我們這一期先集體分發至臺南聯隊，集訓F-80型戰機，完訓後於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分發至清泉崗基地的三大隊二十八中隊，那時候仍以F-80型機為主機種，總共有十二位同學到三大隊報到，複訓完成第二年上半年即參與作戰任務擔任僚機，以偵巡、定點巡邏、演訓等為主。

軍旅生涯中在清泉崗基地歷任飛行官、作戰官、分隊長、考核官、作戰長、副隊長、中隊長、作戰科長、獨立隊中隊長、督察室副主任、主任、參謀長、副聯隊長等職務；在總部擔任過考核組副組長、人管組組長、人事署署長、戰技會主委等職務；在國防部擔任過聯一四處處長、聯訓部督考官等職務；在其他部隊則擔任過八聯隊聯隊長、基訓部指揮官、防警部司令等職務，總共服務空軍三十四年十一個月之久。

F-104戰機換裝與訓練等過程及成果

一、清泉崗基地興建及其重要性：

清泉崗基地的興建是源起於大陳島撤退後的建議，那時我各空軍基地的容量已不能應付日益增多的軍機，所以美國提議建一座現代化的軍用機場，作為中美協防條約簽訂後對我們的承諾。那時美軍稱為公館基地，由美軍方出資、設計、監工，由美國陸軍工兵興建，行政院、國防部、省政府、空軍



民國49年5月26日F-104B型機交機典禮（左為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右為美空軍顧問團團長杜安少將）。



民國49年5月17日F-104B由美C-124運輸機運抵清泉崗。



民國52年7月16日F-104G型機交機典禮（左為美空軍顧問團平克斯頓准將，右為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將軍）。

總部及美軍成立土地徵購委員會，負責完成跑道、滑行道、停機坪等主要工程，完全仿照美式基地建造。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開航典禮正式啓用。在當時是全遠東最大、最新的機場，而且也與在菲律賓克拉克及琉球沖繩的兩大美國空軍基地連成一線，讓美國在亞洲有一個完整的防空體系。

越戰時期美軍進駐與我們共用機場，美軍爲了補給運輸及加油，便以CCK做爲轉運站，負責美國本土與中南半島間的軍品運輸與後勤基地，當時可謂盛況空前，進駐了七、八千美軍人員，機場停滿了各種美國軍機，包括F-104、F-101、F-4C、C-5A、C-130、B-52、KC-135等多型機駐防，有兩個聯隊各來自菲律賓賓和琉球，那時候塔臺、GCA、氣象中心皆由他們主管制，我們中方配合，還包括憲兵守衛、基地設施等，事實上在各方面物質、技術，美方對我們多所支援，改善不少公共性設施，像高爾夫球場、俱樂部、營舍等等，美軍進駐基地，前後長達十六年之久，期間中美空軍雙方共同使用基地之航管、跑道及水電設施，並定期

舉行基地安全會議、聯誼餐會，不論是飛行、修護、通航、氣象方面均奠定了中美聯合作戰演習深厚的基礎，對支援越戰後勤、補給之功績尤具宏效。

二、F-104戰機換裝：

民國四十八年，三聯隊從屏東基地移駐臺中清泉崗基地，民國四十九年換裝F-104星式戰機，也就是所謂的「阿里山一號計畫」，第一批美援的F-104B型戰機，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十七日由美空軍C-124運輸機，經日本運抵清泉崗基地，運往「阿里山廠」（現今漢翔公司位於清泉崗基地的飛機裝配廠）進行組裝工作，聯隊於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F-104B型戰機交機典禮，美方代表爲美軍顧問團團長杜安少將，我方代表爲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及空軍總司令陳嘉海上將。在當年，空軍換裝F-104戰機是一件大事，光挑選飛行員就極爲謹慎，最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挑選了二十二位優秀的學長，期別包括三十九期之前的，當然挑選的條件包括資歷、飛行時間、部隊推薦等爲主，能夠在CCK飛行或被選來飛行的飛行員，可都得有兩把刷子才行。新的八中隊隊長是晏仲華，其中還有鄭茂鴻、祖凌雲、伍廷槐、蕭亞民、王繼堯、李子豪、王瑛、楊敬宗、盛士禮、黃榮北等等，現在在國內的沒幾人了，其他部分不是移民就是頹養天年了。

交機典禮當天，由美軍教官帶飛王繼堯，所以他是我國第一位駕F-104戰機升空的飛行員，幾年後他飛機失事過世了。我國換裝F-104戰機的第一件失事是八中隊隊長晏仲華，很令人惋惜！因爲他是很優秀的領導幹部，當時他和另一位飛行員于鴻勛在進場時，機身突然翻轉，無法改正而墜毀，兩人皆殉職。

「阿里山一號」的軍援機並非全新的，到了「阿里山二號」以後就全部是全新的軍援機。民國五



李作復先生晉陞將軍全家福照。

十二年七月十六日，「阿里山二號」是由第七中隊換裝全新出廠的F-104G型戰機，先派員前往美國受訓，被選上的是王瑛和路效眞，他們前往美國先接受語言訓練，再到美空軍基地接受F-104G的換裝訓練，教官由赴美受訓返國的學長們擔任，部分由美軍顧問帶飛，選員的方式一樣，那時隊長是鄭茂鴻，其他有唐飛、孫平、王瑛及路效眞等等。

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清泉崗基地舉行F-104G機交機典禮，由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將軍及美軍顧問團空軍組組長平克斯頓准將主持，第七中隊成爲全空軍第一個使用F-104G的中隊，F-104G具有全天候性能，F-104A/B則是不具備全天候性能的。「阿里山三號」是當時六大隊的十二中隊成員，集中在清泉崗基地受訓，人數較作戰中隊少。

三、阿里山四號換裝：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一日「阿里山四號」是第二十八中隊的換裝，換裝F-104時我們共分成四組，我是第一組屬於教官組，進駐在基地美軍顧問組的組長是羅福勒中校(R. M. Loeffer)，督導我們的換裝訓練，他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都是親自口試，首先是M.T.D訓練，也就是地面學科教育，以各系統講解爲主，教室設在新營區，每門課目都要一百分才算及格，考滿分始能結業，那時大家都戰戰兢兢



李作復先生著高空壓力衣在F-104機前留影。



羅福勒中校。

的，有不懂的大家互相討論，一直到搞懂為止。及格者才可以通過一道門，門口標示牌寫著「出此門者，必為最優秀之F-104機人員」，可見當時能完訓者，皆視為莫大之榮譽。

學科考滿分始能結業，繼續再接受飛行學科訓練，經過上課、考試，最後還需接受座艙盲目摸儀表測驗，也就是羅福勒中校在旁邊，叫你拿一塊黑布把眼睛蒙上，他說儀表板上的名稱，你的手必須馬上摸到那個部位，所以要達到對飛機熟悉到閉著眼睛都能飛的地步，而且務須滾瓜爛熟才算及格，不及格的就複訓重新測試。

地面學科及格後，回到中隊接受術科飛行訓練，每人帶飛七架次，第七次必須放單飛，否則就失去完訓機會。記得我放單飛落地後到餐廳吃飯，那時聯隊長是司徒福、大隊長是郭汝霖，大隊長在餐廳碰到我，就半開玩笑地說：「落得不錯哦！」，說著說著就叫廚房送一道菜，以示獎勵。

最後總共有二十四位飛行員完訓，完訓約須飛行二十一架次，每架次飛行前提示與飛行後講評，均極翔盡，飛行心得紀錄更翔實，才得以順利換裝完成，爾後臺海多年的空優於焉形成。

阿里山換裝一直延續下去，八中隊換裝F-104C機及新竹聯隊換裝等，皆依序編列為阿里山計畫。

生活點滴及感言

一、對美方人員互動關係及生活點滴：在美軍進駐時期，清泉崗基地一下子湧入了這麼多的人及飛機，空中的忙亂與起降的頻繁，讓飛行員叫苦連天。那時美國飛機從越南飛來，例如KC-135空中加油機，一來一組八架飛機，一架接一架進場落地，讓等在空中的我國飛行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因為油量不足，再等下去就要出人命了，但美國飛行員從越南來也是飛了八、九個小時，十分疲憊，也急著落地，這時就會產生衝突，甚至有所謂的飛機乾脆插隊，真是驚險萬分。那時地面管制官是美國人，我們飛行員在空中大叫說：「我不要你！叫我國管制官來。」像這樣的衝突不勝枚舉，都有賴CCK聯絡組的人負責協調。

不過私底下雙方飛行員都互有往來聯誼，各中隊締結兄弟隊、姐妹隊的，感情很好，你請我吃西餐、烤肉，我請你吃中餐、喝酒。早期的美國飛行員不知天高地厚，跟我們比酒力，都是用乾杯的，過不了多久，就被擡回去，後來晚期的最怕乾杯，可能都有交接下去，他們叫我們的高粱酒是「P-4」，這是戰鬥機汽油的名稱，一喝就全倒。

老實說，越戰那段時期，美軍進駐的確對臺灣經濟有所貢獻，至少許多臺灣商人都因此發達了。不但臺中市的大旅館全給美國人包租下來，機場外的大雅路、中清路上，酒吧一家接著一家的開，儼然像是一座不夜城。

越戰期間CCK主要是由美軍主管控制，因此一整套飛行制度和術語都照美軍的，也使得許多我國其他基地的飛行員都不願來落地，但是空中擁擠也影響飛行安全。因此，清泉崗本場的飛行員趕鴨子上架，不得不用美軍那一套，也讓自己的英語會話進步很多。

二、難忘的人與事：

美軍進駐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羅福勒中校，他是進駐基地美軍顧問組的組長，負責督導換裝任務，工作十分敬業負責，也很嚴格，唐飛將軍擔任總司令時，他來臺灣玩，我招待他在臺北吃飯，當年清泉崗受教過的同仁作陪，他已經八十多歲了。

另外，我曾在中菲斷交前一天率F-104C四架赴菲律賓執行「月光演習」，當天要往返。降落在美軍克拉克基地時，我座機的固定週率發電機失效，由於第二天我國就要和菲律賓斷交，不能馬上修復，也不能留在克拉克基地，只好帶著故障飛回，當天下午天氣轉壞，不能落在本場，後來是僚機高培德引導，終於安全降落臺南基地，等天氣轉好，飛機修好後才回基地。

還有一次是民國六十四年，我擔任七中隊的隊長，駕F-104C編號四二〇四號機帶飛新進人員張醒光學弟，執行空中攔阻任務，返降探CCK/GCA二機編隊落地，放下起落架時，僚機發現我所駕之飛機左主輪連桿斷掉，機輪成九十度橫向卡死，立即以無線電告知我，我囑其先行落地，並通知飛輔

車，此時空中賴總司令的專機要落地，還有新進人員的八架飛機要先落地，無法噴灑泡沫，此時我只得在機場上空盤旋，高勤官室和飛輪室無人有此經驗，無法提供意見，跳傘或是迫降得由自己決定，這時張醒光學弟建議地面未關車可進場端攔截B-12。我覺得此法可行決定採納，放下捕捉鉤，在即將到達B-12攔截索前將油門一收，結果成功順利鉤上，飛機向左偏滑，滑行一千兩百呎停在道肩上，左支架及左輪已磨損大半，僥倖保全飛機與性命。總司令落地後，還頒發了獎金八千元給我。

三、感言或建言：

T-104成軍期間，對我們國家而言，不管是在國防上或經濟上，都有很大的貢獻。在T-104早期的飛行員，我們是以警戒、戰訓為主，但在我們而言，是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說著就想到我的學長詹鑑標，他是官校四十期的，我們都住在眷村的同一個院子，一共住了十幾戶，感情都很好，常常是每一戶出幾道菜，大家一起會餐。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學長失事殉職，眷村裏已聽到一些消息。那天下午我搭下班巴士回家，巴士剛到，很多太太就圍過來關心，我第一個下車，他太太跑來問我：「小標子呢？」（學長的綽號叫「小標子」）你說我怎麼回答？我只好說：「我沒注意，是不是駐隊？」到了晚上，聯隊長帶著大隊長、中隊長、醫生和護士到眷村來，問我學長家是哪一家？我帶著他們過去，他太太一看當場就昏了過去，等她清醒後，悲痛的哭著，聯隊長也只能說些安慰的話，當時我們心情哀傷、沉重，犧牲的許多學長、學弟都是類似的情況。

學長過世時，兒子才剛滿週歲，還有兩個女兒，那時子女只能享受十五年公費優待等等，他的兒子十六歲，正是要用錢的時候，幸好他太太是護士，不然叫她一個女人怎麼辦？類似這樣遺留下孤兒寡母的家庭很多。

每想到早期長官、學長、同僚、部屬，尤其是T-104換裝期間，因公殉職的同仁很多。午夜夢迴時，往事歷歷在目，浮現眼前，他們遺留下的孤兒寡母，政府應多一點關懷及照顧他們的生活，他們為國犧牲奉獻也應該受到相當的尊敬和表揚。

· 鄧正福 ·

懷念母親

——一切要靠自己努力

每到月白風清的夜裏，我總是輾轉難眠，思念故鄉家園，懷念母親的慈愛和慈祥的音容，與世長辭時的珍貴遺言——「自己要努力奮發！」一生奉行不懈。

母親是世代書香門第，有良好的家庭教養，她常教我千字文、三字經和正氣歌等，並講述文天祥、岳飛、史可法等這些歷史忠義名人的故事給我聽，並希望我效法這些忠臣義士，做個忠愛國家人民的人，來報效國家，那些慈祥鼓勵的話語，使我終身難忘，彷彿猶在耳邊。

在我五歲時，大哥要到河南經商，途經陝境時因阻於陝北，母親急得日夜哭泣，乃致憂憤成疾，以淚洗面。母親擔憂哥哥時，我幼小的心靈也不禁掉下淚來，每聽有同鄉由陝境回來時，母親總不顧路途的遙遠、天候的惡劣，立刻前去打聽大哥的消息，幼小的我常常離開母親，在家園裏深感寂寞和苦悶。之後大哥飽嘗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回到家園時，已是衣衫襤褸，面容枯瘦，但母親遙望是大哥，立刻奔向他的面前，狂熱地親吻著、擁抱著，對這個失而復得的愛子疼愛異常，喜極而泣、聲淚俱下。

有一年夏天，姐姐一病不起，母親耐心地照料湯藥，忍受著苦痛，不停地祈禱，毫無厭倦之情，而父母不知有自己，只為子女而生，為子女而活著。當我姐姐臨死時，母親悲痛欲絕的情狀，更是難以筆墨形容，以後我母親常常說起早殤的姐姐，她的臉上顯出一種淒苦慘痛、無法可解的悲容，每逢這時候，我總是心裏想：「天啊！您為什麼把這悲景景賦予人間呢？」

母親與我們長辭已經七十餘年了，那時大哥已成人，我十二歲、弟弟八歲，真是零丁孤苦。那年五月鮮紅的石榴花開了，村中傷寒四播，大哥和我們都不幸一一染上這惡疾，母親為了我們，晝夜奔忙，細心的看護，不怕勞累，也毫無怨尤，我幼小的心靈在想：「世界上像母親這樣愛我們的人，恐怕再也沒有了吧！」誰知把我們的病一一照護痊癒，她自己卻給病魔糾纏，母親是上了年紀的人，加之貧病憂患交迫，可憐的母親就在一年的端陽節撇下我們兒女，與世長辭了。從此我們就像斷線的風箏，失舵的船隻，在大風大浪中飄蕩，在痛苦悲傷中過著一連串難忘的苦日子。

最難忘的是母親在臨去世的一刹那，灰暗的燈光前顯出慈祥的苦笑，手拉著我們氣喘吁吁的說：「孩子們！我不能再和你們在一起了！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勇敢地生活下去……」話還未盡，……話還未盡，我母親就此眼口深閉，不再看我們，留下的是一片痛苦聲，震動全村。

母親去世後，我們從小到大、從大到老，為了生活、學業、工作而飽經憂患，嘗盡了人間的酸、甜、苦、辣，經歷了人世間的艱難、困惑。但我和兄弟姊妹都謹遵母親生前的教言：「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自立自強，勇敢地生活下去。」由於自己不斷努力，自立自強，經過不少的艱難困惑，挫折失敗都不灰心、不喪志，勇往邁進的精神，益勵奮發前進，在人生的道路中，竭盡了做人做事的責任，鍛鍊成革命鬥士，為國家民族個人家庭益勵奮發。

在大陸時，兄弟每逢清明時節，必須團聚在一起祭掃父母的墓園，以慰父母養育深恩。如今來臺，故鄉千山萬水遠隔，父母墳墓遠在四川家鄉，不能年年祭掃，養育之恩未能續報。大陸開放後，急忙返家探視，驚知母親和弟弟墳墓已夷為平地，不禁悲痛無已，只有另立「懷母亭」，略盡孝思，並謹遵奉母親遺言，傳延子孫後代，生生不息。